

母亲来电说, 芦粟甜了。母亲一说, 当天我就回去看了母亲, 当然也看了芦粟。

老家的芦粟没有一畦一垄地种的, 都种在畦的岸上, 垄的尖上, 沟的边上, 还有浜滩上, 绝不挤占菜园的土地。芦粟无所谓, 其他不说, 边沿口耸立, 不拥不挤, 通风透气; 光照时间长, 被人照看的机会也多。芦粟的株距在三十厘米左右, 都是单株。株之间的枝叶托举出去后弯转成半圆, 有不少相互依着。芦粟秆有苞叶, 苞叶绿茵茵, 平静、柔和。枝叶是浅绿, 梢头是嫩绿。梢头已经有穗头, 穗头上半段青色, 后半段是铁锈红, 红里泛着光亮。母亲对我说, 这时的芦粟, 现在吃正好, 过两天, 就不好吃了。

母亲说的“吃正好”都是相对的。我记得, 十来年前, 我看见半红半青的穗头, 就想去攀根芦粟吃, 母亲说要等两三天, 原因是芦粟还不是最甜的时候。但现在的母亲却要求我马上就吃。看了看芦粟, 我发现芦粟还是过去的样

子, 想起来可能我是变了, 我变老了。人老了, 牙松了; 牙松了, 人老了。知道这一事实并且承认这一事实的只有母亲, 我们面上不想承认这个难堪的结果。但母亲不管, 生活经验告诉她: 此时的芦粟于我嚼得动, 我哑然, 喉咙有点酸。母亲笑笑, 穗头红的黑的让你的姊妹们吃便是。

芦粟是植物里的不死之物, 犹如花生、豇豆、番茄、玉米一样, 只需一把种子, 来年可复生, 且绝无半点变种。我们在吃芦粟, 母亲眼睛却盯着芦粟。她要看明白芦粟的长相, 包括长度、硬度、甜度, 还有粗细, 节数和节间长短。芦粟长相与芦粟质量是成正比的。母亲会经常性地问我们: 芦粟甜哇? 汁多哇? 硬哇? 如果回答汁水甜的, 肉头松的, 母亲就会去菜园给那根芦粟的腰上系上一个红绸带, 同时会将芦粟枝叶团起扎好。这是留种的信号, 是给所有人看的。每年留种是最好的芦粟, 也是每

年保证我们能吃到最好芦粟的条件之一, 家里人都懂, 都愿意配合母亲。

在我们这里, 芦粟有一个很美的传说, 说是看这家人家的人生不生毛病, 人丁旺不旺, 只要看这家人家宅前宅后有没有两样东西:

西: 一是宅后成片的竹林有没有; 二是宅前成片的芦粟有没有。如果宅前有一大片芦粟, 这家人的人丁一定兴旺, 毛病基本不生, 也一定人好心好。我问母亲: “这是为什么?” 母亲说: “芦粟不吃时间闻是香的, 吃的时候嚼嚼是甜的。就这么简单。” 我很相信, 我读了书后更加相信。

掉节秆, 把甜水吸干, 再把渣吐出来。这个过程是动牙的过程, 牙齿确实很辛苦, 嘴巴确实很甜美。想到这, 就想到母亲现在为何不让我吃全红半黑穗头芦粟的事了, 想到这, 不说我泪流满面, 恰是我心有哽咽。

在我们老家, 吃芦粟也是集体主义, 最喜欢一家人, 或者一群

人一起吃, 喜欢饭后吃。吃好了早夜饭, 乡里乡亲会拿了自己屋里的凳子来我们家围坐, 打过招呼就开始吃芦粟, 吃了一会儿就开始点评。先点评一下芦粟的甜与不甜, 今天在我们家吃就说我们家的甜, 明天换一家了, 就要说另一人家的甜。这是必须要有有的赞美: 因为肯定甜就是表扬人会劳动, 是一种激励——然后才可以东扯西拉, 最后稍微道一下农事。

芦粟的“吃”与别的吃不一样, 吃别的东西都是吃下去, 就是直接把东西吃到嘴巴, 吃到喉咙, 再吃到肚里。吃芦粟不一样, 就是咀嚼——用牙齿把芦粟的秆皮咬掉后, 一段一段吃掉节秆, 把甜水吸干, 再把渣吐出来。这个过程是动牙的过程, 牙齿确实很辛苦, 嘴巴确实很甜美。

想到这, 就想到母亲现在为何不让我吃全红半黑穗头芦粟的事了, 想到这, 不说我泪流满面, 恰是我心有哽咽。

翻翻报纸杂志, 有些文字真叫我昏头六冲——有美国报纸报道: 烟草中的尼古丁是一种兴奋剂, 能促使人脑中负责奖励的神经元, 分泌出更多的多巴胺, 产生出幸福感和放松感, 同时还能刺激肾上腺素的分泌, 使得心脏收缩力上升, 神经传导加速, 从吸入肺部到发生作用仅需7秒。对于经常处于劳苦、疲惫、压力之中的人群来说, 抽烟能起到镇痛、放松和提神的作用……这话说得专业, 不像是外行说的。

可是中国权威机构发布的消息说得非常明白: 烟草烟雾中含有69种已知致癌物质, 会引发体内关键基因突变, 使得正常生长控制机制失调, 最终导致细胞癌变和恶性肿瘤的发生。建议不抽烟或者尽量少抽烟。

我对烟叶还是有点向往的。但是, 抽, 还是不抽? 听啥人的? 我还是听我们中国权威机构的。

医学专家警告: 冰箱可能成为细菌的繁殖地, 冰箱里的温度通常是4摄氏度, 在这种温度下, 细菌完全可以适应并快速繁衍, 由于我们习惯把食物放在冰箱里一两天, 甚至更久, 所以细菌在一个密闭的环境中繁衍尤为惊人!

另有专家却说: 冷藏蔬菜更有益健康, 一些看上去很新鲜的蔬菜, 经过“长途跋涉”, 其实流失了很多维生素和矿物质, 而冷藏蔬菜能够保存它的营养成分。

随便聊聊天, 无足轻重。问题是这些话都是登在纸媒上的, 问题是每家每户都有冰箱, 每家每户都会从菜市场买菜回来, 放在哪里好? 听啥人的?

有一篇文章说: 家庭养花有保健和美化作用, 它不仅能净化室内空气, 而且有益健康, 花香能祛病强身, 花色能安神疗疾。这是我们很久以来都晓得的“常识”。

另一则信息则信誓旦旦地写道: 室内养花有害健康, 养花增加了细菌在室内的含量, 花和人一样要吸收氧气, 放出二氧化碳, 它在跟人抢新鲜空气。如果要美化和香化房间, 挂一些绘画作品就可以了, 适当再洒些花香露。

室内养花到底好不好? 听啥人的? 我们被告知几十年了: 眼睛疲劳了, 看看远方, 看看树木, 看看绿色, 能够得到缓解。可是最近有专家撰文说: 应该多看红色, 绿色对眼睛有伤害!

我们听谁的? 总不见得闭目养神, 干脆来个两眼一抹黑? 还是做做眼保健操什么都不看? ——如上的文字我都是从媒体上摘录的。如果听一个辩论会, 听过也就听过, 不搭界的, 比如有一帮人辩论: 蚊子“工作”了一夜, 早上天亮, 脚上是不是会沾上露水? 这本来就是无聊的伪命题。

关键是眼下的这些对立的见解都是老百姓要碰到的事情, 可是专家提出的是完全相反的建议, 并且都有根有据, 煞有介事。

双方“打”了起来, 居委会是不会管这种事的, 警察叔叔也太忙, 那么我是不是应该上前劝架? 叫他们不要争论? 然而, 真的上前, 很可能被双方各打一顿; 可是不劝吧……哦, 我忽然想通了, 或许双方是约好了故意制造“反差萌”呢!

如此“截屏”怎可取

章不炎
度, 但类似核验健康码这样一道最基本的关卡, 我认为千万不可眼开眼闭亮绿灯而敷衍塞责。任何人抱着这种怕麻烦、能混则混的侥幸心理, 看似自作聪明轻松过关, 实质是无视法律法规, 一旦健康码飘红却不自知, 于人于己, 害莫大矣。

年末岁初, 我有两次亲历的“截屏”过关, 不免让人更添忧虑。
一次是旅游途中, 在一个热门的风景区, 在展馆测量体温的安检口, 我看到不少游人亮出的, 是各自事先已储存在手机相册里的健康码截屏。工作人员瞄了一眼, 即予以放行。
还有一次是去医院随访问配药, 也是在门诊大楼前测量体温的安检口, 我见大多就患者当场在工作人员面前主动导出自己手机中的绿色健康码得以通行。但我也发现有好多个趁着人多眼杂将预留在手机相册里的健康码屏堂而皇之向工作人员晃一晃, 于是得以顺利通过。



冬雪
(摄影) 丁佳
这个时代, 波澜壮阔。心是醒的, 血是热的, 爱是美的。生命与希望是蓬勃而强大的。



紫陌红尘春光醉, 万水千山百花媚, 美酒咖啡一杯杯。
人世间有这么多的景, 有这么多的爱, 有这么多的欢, 也难怪有这么多人, 对酒当歌, 对舞当旋, 为爱痴狂。更有一些人, 百无禁忌, 斗妍争艳, 豪夺巧取, 以至于贪欲成性, 醉生梦死, 歧路难回。
是的, 听过太多的权钱交易, 看过太多的权色疯狂, 感受过太多的世态炎凉。百般思量后, 心也拔拔凉。然而, 且慢。大千世界, 朗朗乾坤, 悠悠万事, 不会都是荒诞, 不会都是迷惘, 不会都是失望。
你说你是谁, 任你说谁, 纵然你是谁, 也要有法规。这个世界上, 法网恢恢天, 总有正义心, 自有担当人。
不是吗? 忆往昔, 曾经将军百战死, 忠魂依然在, 精诚照华夏; 细思量, 而今壮士十年归, 归来兮雄心, 肝胆映日红。
看神州大地, 望城市农村, 更有狂飙的力量, 雷霆的力量——那是正义的力量, 那是人民的力量。这力量是铁, 能重塑人的铁骨; 这力量是钢, 能铸就灵魂的刚强。
这个时代, 波澜壮阔。心是醒的, 血是热的, 爱是美的。生命与希望是蓬勃而强大的。

希望
高元兴
我十五岁时去黑龙江插队落户, 临行前, 母亲带着我去拔牙。这是个平牙, 底部已经腐蚀掉了一半, 形成凹槽。母亲说, 三天两头喊疼, 总不能让兴风作浪的坏牙跟你同去吧? 新华路路口有一家牙诊所, 上这儿拔牙, 补牙, 装假牙的人千千万, 在这儿拔掉的牙齿万万千。母亲说, 就在这儿拔牙, 除却后患。
牙医取出锥子和钳子, 上手, 稍用力, 牙断了。我的牙没能对付牙菌, 却以壁虎断尾之法给了牙医一个下马威。牙医叫来他的助手——他的老婆, 一个把凿, 一个举锤, 用开山之法掏挖牙根。凿上面的牙相对容易, 有脑袋顶着; 下面的不着力, 击一下弹一下——我的龋齿在下排左边。牙医夫妇鼓捣失败——有一小截牙根坚守了下来——老夫夫妻俩却说: 好了。
真没想到, 我的牙竟胜了牙医。牙医怎么可以失败呢? 你一失败, 我后患无穷。
到黑龙江没几个月, 牙根醒了, 报复的却是我。牙髓开始发炎, 液化成脓, 破了再鼓, 鼓了再破……
我不懂, 也无处就医。
脖子上有几个淋巴结开始肿大, 由硬变软, 过些日子后破了一个, 流出了脓, 另一个跟着学样。
我所处的生产队在黑龙江的一个小岛上。一年后的一天, 来了

一早, 一条私信跳出来: “红梅老师, 国家‘十四五’规划元旦开始执行, 还有2025年远景目标……我大受鼓舞, 也更加有信心。”发微信的闵老先生, 前几天来咨询过我。这会, 他写的, 叫我一时没“转”过来。咕、咕, 微信又跳出一条: “我跟儿子讲了, 个人也要有规划婚恋, 不能脚踏西瓜皮。”噢! 我马上回复: “赞同, 远见之举!”

去年年底时分, 老会员报喜、新会员注册, 让人应接不暇, 还要拍一个短片, 为2021年做开局准备。编导说, 最好请几位成功会员的家长, 现身说法, 重点讲讲如何帮助子女树立紧迫感, 踏准人生脚步。我发短信征询秦妈妈意见, 手机马上响了: “我不会微信, 短信也不灵光。您说的这件事我一百个赞成, 我同意, 嗯, 嗯, 出境、出境! 儿子结婚了, 我希望更多单身青年找到爱情。过几天新年, 寻缘的小窗都能元月‘开门红’, 多好啊! 对的, 对的, 父母的心都是一样的。”

秦妈妈的儿子, 名校硕士, 从事科研工作, 学历、人品和家境都堪称优秀。10年前开始, 她每周到人民公园相亲角, 寻觅如意

七十岁左右, 女儿为公务人员, 曾有短婚, 但未生育; 女婿是医生, 1978年出生, 大其女6岁, 离婚时独子判给对方。去年初作推荐时, 我们跟双方进行沟通, 告诉女方, 男方表示已有一子, 今后能再有一孩最好; 如果不想生、不能生, 都可以包容。这令女方卸掉了思想包袱。加上双方条件相当, 彼此见面时又很对眼缘, 竟又上演了一出“一荐准”! 老夫妻说: “送上感谢费, 你们一分不收, 就宣传锦旗吧, 上面写的‘巧配良缘情感导师 火眼金睛精准高效’是心里话!” 另一对家长六十岁不到, 儿子和儿媳分别1995年、1994年出生。他们捧上新郎新娘写的感谢信, 笑得合不拢嘴: “就想借送喜糖, 告诉大家: 很多家长都来我家取经啦! 大男大女抓紧呀, 争取元旦或元月有苗头、牵上手。红梅老师总是提倡适时婚恋, 真是说到人们的心里去啦!”

每天晚上九点以后下班, 我常常对景生情: 这浦江两岸的万家灯火中, 有多少盏温馨的灯光, 是由我们红娘用日复一日的辛勤劳作点亮的呢!
城市慢慢沉入梦乡。此刻, 我总是很自豪: 我们是追梦人, 也正为无数有情人圆着寻缘择偶的梦。

七夕会

一支医疗队。有位医生一看我的脖子, 即说: 淋巴结; 又看了我的牙, 说结核菌就是从这感染的。淋巴结, 家乡上海叫“痲子颈”, 俗称烂脖子。因为有了抗结核菌药, 这种病在家乡已不多见。结核菌喜冷喜干燥, 东北仍猖獗。

医疗队的医生给了我一瓶“雷米风”, 叮嘱, 要连续吃三个月。可一个月后, 药没了。我没钱, 有钱也没处买, 去公社——漠河, 300里。

我开始发烧, 天天低热, 全身乏力, 这才写信告诉父母我病了。父母即让我返回上海, 马上去县医院动了手术。医生说已经烂到了骨头, 再晚, 半边脖子就没好肉了。我害怕极了, 半脖子, 那成什么样? 手术并未彻底解决问题, 伤口迟迟不肯收疤。

惠南卫生院有一个叫吴炳江的外科医生, 专治疮疖瘰癧。老医生一看就说, 怎么可以动这样的手术? 他认为对付这种病无需动刀动枪, 药施病灶就行。这个主张有点像现在的“靶向”。与吴炳江医生搭档的是我同学佩珍的妈妈, 由她天天为我换药。药抹在纱布上, 然后往伤口里塞, 塞进多少不知道, 但取出来的纱布我看到了, 不止一尺。伤口一天天变浅, 到不用再往脖子里塞药布, 好了! 我的脖子保全了。

大作家汪曾祺写过一篇《对口》, 他的脖子也烂成过一个洞, 六七天就好了。我是颈淋巴结, 好几个月后才收口。



健康